

深度剖析「飛碟會」的內在意涵與社會意義

先知預言了

文◎丁仁傑

一張張空頭支票

結合「末世論」與「天啟論」的「千禧年盼望」，即預言上帝何時會再度降臨人間的信仰方式，一直是基督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傳統。因此，每當社會動盪不安時，各種預言上帝何時會降臨的「千禧年」宗教運動，在歷史舞台上不斷地發生著，「飛碟會」不過祇是其一……

一九九七年底的「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領導者陳恆明預言，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將登上電視頻道「打廣告」，以及三月三十一日上帝將實際降臨人間，這兩天很快就會到了，陳恆明的預言也很快將要面臨考驗。

就信仰的角度來看，「末世論」與「天啟論」相結合的「千禧年盼望」，也就是確切地預言上帝何時會再度降臨人間的一種信仰方式，一直是基督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傳統。因為聖經中清楚地記載著各種有關天國降臨的預言，當人們因面對周遭連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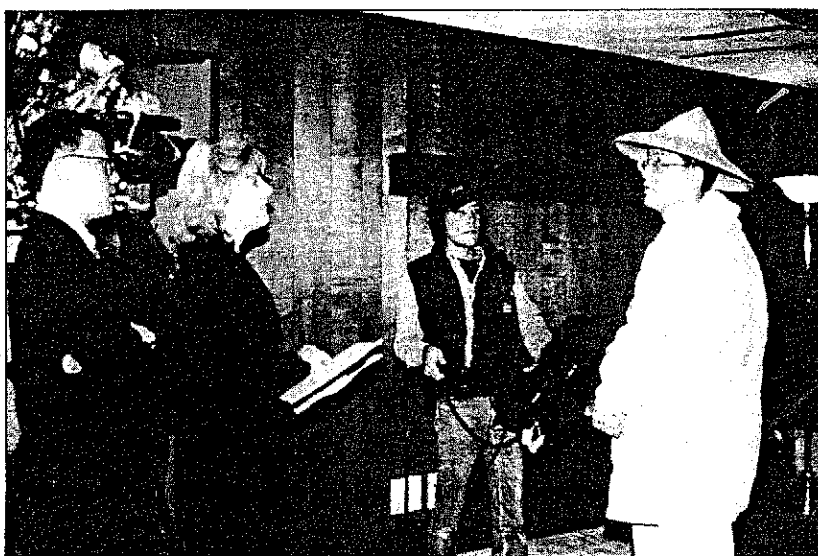
的災難而開始對人間感到失望，而又沒有可以具體改造社會的工具或手段時，直接訴諸神明降臨的立即救贖方式，的確是很能觸動人們內心深切的盼望和期待。也因此，每當社會動盪不安時，各種預言上帝何時會降臨的波瀾壯闊的「千禧年」運動，在歷史舞台上不斷地發生著。

預言教派歷史悠久

這一類運動，通常是由一位預言上帝何時會降臨的「先知」所領導。這位「先知」經常是一方面對當前社會政治秩序的腐化與道德倫理的腐敗，提出深沈的批判；一方面也明確地指出未來

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刻。這些「先知」本來就不是理性的計劃者，而是嘗試要徹底改造未來的「烏托邦」發揚者。因此，對這些「先知」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本來就不需要逐字逐句、僵硬地去加以理解。

可是，因為這些「先知」經常明確地指出一些在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日期，包括了世界災難降臨的日期、上帝降臨人世的日期等等；他們甚至也預言了這些事件具體發生的實況。在這種情況下，「先知」們等於是自己給自己設下了一個莫大的難題。



飛碟會特殊的神秘色彩，引起大批傳媒採訪。

攝影／本刊資料室

無法兌現的預言將帶給「先知的宗教傳統」的傷害性，是相當巨大的。

以這次飛碟會事件為例，領導者陳恆明就明確預言了一系列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他自己也說道：「如果預言沒有發生，就證明我們的信仰是假的，當天吃過中飯以後，大家就可以買機票回台灣，『真道』也當然就解散……」。一般媒體與大眾也相信，一旦「教主」的預言失敗，



飛碟會教徒具備「認知失調論」的典型特徵。

攝影/本刊資料室

該組織自然也馬上解散，不再有任何可以吸引信眾的魅力存在了。

不過，既然「先知預言」的宗教團體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長遠傳統，「先知的預言未曾實現」，當然也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由歷史上的紀錄來看，是不是這些「先知」的跟隨者，在「先知」的預言失敗以後，對「先知」的信仰就會完全瓦解呢？

根據一些歷史上的例子來

看，「先知」預言失敗以後，這些教派不見得馬上就會消失解散，反而是這些教派通常還會再經歷多次的再預言與再失敗的過程，才會逐漸退出歷史的舞台。譬如十九世紀美國一個有名的預言教派「米勒教派」，當時教主米勒曾預言世界末日與上帝降臨的確切日期，可是他的預言沒有兌現。於是他又重新預言上帝可能會降臨的日期，並且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信徒們的狂熱和吸收了更多的信徒。終於到了第四次預言失敗以後，這個教派才真正開始走上瓦解之路。這之中，從第一次預言失敗到第四次預言失敗，其間一共經過了十八個月，信徒們卻絲毫沒有減低他們信仰的熱忱。

認知失調論

這樣的一個歷史案例，事實上正充分展現了「信仰」的性質。信仰的基礎經常是沒有確切的經驗上的證據，對所信的信仰沒有任何懷疑，也常是人們求道的過程中必經的心理過程。更何況在基督教的傳統中，「信」，正是獲得救贖的最重要門徑。正如聖經上所說的：「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以賽亞書 28:16），「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安穩。」（以賽亞書 7:9），「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祇是義

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沈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希伯來書 10:38-39）。也因此，對「教主」的不可懷疑，也常構成了宗教團體對信徒的一個重要要求。如果我們不能由宗教的特殊傳統和信徒的觀點來看待一個宗教團體，那是很難去理解各種宗教活動的具體意義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就一個常人的角度來看，當「先知」預言失敗的時候，信眾們難道不會馬上遠離他而去嗎？這些信徒們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呢？他們在內心裡到底會怎麼樣地去調整信仰與事實間的差距所造成的心理衝突呢？事實上，這些問題也正是六〇年代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費士亭格等人（Festinger, Rieckens, & Schachter）所曾經關注過的問題。而他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曾實際參與觀察當時美國中西部一個「飛碟會」組織，所獲得的寶貴資料也正構成了他們後來發展出來，非常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認知失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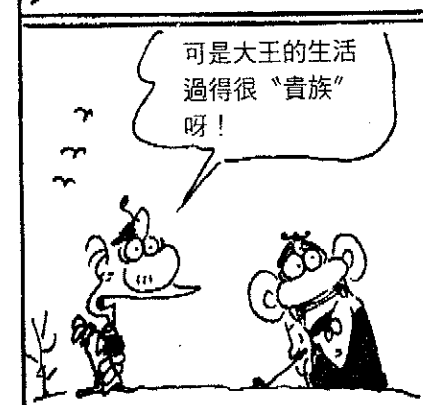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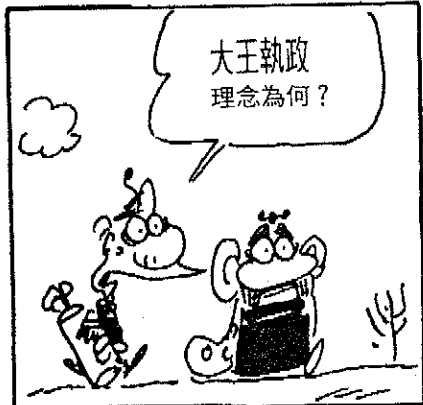
基本上，「認知失調論」認為，人們的認知結構有維持平衡的傾向。人們對一個事實的理解，代表的是一個「認知元素」，如果在人們的心中，兩個「認知元素」之間有明顯的衝突

和矛盾存在，就會處在一種「認知失調」的狀態。「認知失調論」還認為，這種狀態是一種很不舒服的狀態，因此人們也會有許多後續動作來化解內心這種不舒服的失調的狀態。這些動作可能包括了，改變其中一個「認知元素」的內容，或是加進新的「認知元素」使認知結構再趨於平衡。

信仰者在面對否定他們既有認知的新的「認知元素」時，他們顯然也面臨了一個強烈的「認知失調」處境。那時候，信徒會怎麼辦？這正是費士亭格等學者所關心的問題。美國小鎮上的「飛碟會」主持人也確切指出了世界末日和上帝即將降臨的日期，費士亭格等人相信這個團體的預言一定會失敗，因此決定對他們做進一步的觀察，以瞭解人們在面對先知預言失敗以後，可能會產生的各種反應。

積極傳教化化解危機

結果令人訝異的是，「飛碟會」的成員面對先知的預言失敗時，不但沒有喪失信心，反而更積極向外展開了傳教的活動。也就是說，在堅強的信仰條件下，當外在環境出現明確否定信仰的證據而產生「認知失調」時，通常人們不會採取改變信仰的方式來獲得認知的和諧，而是用更堅



強的信仰和更積極的傳教活動來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人們在面對不利於自己的信仰訊息時，不會輕易更改他們的信仰。學者發現，有堅強信仰的信徒們通常會採取四種方式來獲得認知狀態的平衡：一、信徒將直接避免再去接觸會讓自己產生「認知失調」的因素，譬如盡量祇與自己宗教社群中的人做接觸而與外界隔離開，並盡量不面對外界的消息。二、更積極的做法是團體成員間的互相支持，同時他們也會嘗試努力向外宣傳團體內的觀點，尋找更多共同信仰者的加入。

三、更改解釋架構，宗教團體的領導者經常懂得如何提供合理化外在事件的系統性說辭，如宗教團體的核心幹部可能會出面說明，聖經上的預言可能是另有所指：世界末日災難沒有來臨。

是因為大家真心禱告而加以化解了。尤其「末世思想」在基督教中有長遠的傳統，宗教領導者在預言失敗的時候，是可以根據過去的各種聖經詮釋，重新出發。

四、訴諸信仰是更直接化解「認知失調」的方法，宗教領導者祇要不斷強調：「祇有信心才能夠使靈魂得救！」，就能夠化解信徒心中的懷疑和「認知失調」。

對陳恆明領導的成員來講，他們當然是主觀地希望「先知」的預言能夠實現，並且他們自己也因此可以獲得永恆的救贖。不過，根據過去的歷史紀錄，世界末日和上帝降臨的預言是從來沒有真正的實現過的。令人好奇的是，在台灣社會裡，這一個傳統到底能夠獲得多大的共鳴？「飛碟會」的教義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教義為主，再融合了一些佛教教義，和一些關於磁場的現代語

彙的綜合性產物，這樣的一種教義所吸引的信徒們，會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在這種教義引導下的信徒們，是否對於上帝的下凡會真的如此執著呢？

外在輿論的壓力

就如同一位信徒所說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局，我用四個多月的時間、七萬美金賭一個『永生』，有什麼不好？」這裡面似乎已經看不到對上帝虔敬渴望的那一種色彩了。換句話說，投入「飛碟會」的信徒，他們的信仰程度到底有多深入呢？「信仰」在他們參與「飛碟會」的動機中到底強到什麼程度？如果他們參與的出發點並不是堅定不移的，那麼，當信仰遇到否定的事實而產生「認知失調」時，信徒當然有可能改變或放棄信仰，就如有些信徒說過，如果預

言失敗了，「沒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有的要到別的地方繼續讀書、深造，有的要雲遊四方追尋真理。有的說，「那就回台灣嘍！」

當然，對核心人士和堅信不疑的信徒來講，「認知失調」的經驗可能還是相當痛苦的。不過，在強大的社會壓力和媒體的渲染之下，信徒們也不見得就能夠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適度調整內心的「認知失調」。反之，外界對一個預言團體預言失敗後所產生的巨大壓力，通常是這類團體的核心信徒們所難以承受的，這往往會導致這類團體走上瓦解之路。因此，是外在的社會態度與文化環境，進一步決定一個預言團體在預言失敗以後，未來的命運和可能的發展方向。（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